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五回 珠寶店巨金騙去 州縣官實價開來

且說我當下說那位苟觀察禮賢下士，卻被繼之笑了我一笑，又說我少見多怪，不覺悶住了。因問道：「莫非內中還有甚麼緣故麼？」繼之道：「昨日揚州府賈太守有封信來，薦了一個朋友，我這裡實在安插不下了，你代我寫封回信，送到帳房裡，好連程儀一齊送給他去。」我答應了，又問道：「方才說的那苟觀察，既不是禮賢下士……」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繼之便道：「你今天是騎馬來的，還是騎驢來的？」我聽了這句話，知道他此時有不便說出的道理，不好再問，順口答道：「騎馬來的。」以後便將別話岔開了。一時吃過了飯，我就在繼之的公事桌上，寫了一封回書，交給帳房，辭了繼之出來，仍到城裡去。路上想著寄我伯父的信，已經有好幾天了，不免去探問探問。就順路走至我伯父公館，先打聽回來了沒有，說是還沒有回來。我正要問我的信寄去了沒有，忽然擡頭看見我那封信，還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個壁架子上，心中不覺暗暗動怒，只不便同他理論，於是也不多言，就走了回來。細想這底下人，何以這麼膽大，應該寄的信，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。莫非繼之說的話當真不錯，伯父有心避過了我麼？又想到：「就是伯父有心避過我，這底下人也不該攔起我的信；難道我伯父交代過，不可代我通信的麼？」想來想去，總想不出個道理。

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，忽然一個丫頭走來，說是太太請我，我便走到上房去，見了繼之夫人，問有甚事。繼之夫人拿出一雙翡翠鐲子來道：「這是人家要出脫的，討價三百兩銀子，不知值不值得，請你拿到祥珍去估估價。」當下我答應了，取過鐲子出來。

原來這家祥珍，是一家珠寶店，南京城裡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店家。繼之與他相熟的，我也曾跟著繼之，到過他家兩三次，店裡的人也相熟了。當時走到他家，便請他掌櫃的估價，估得三百兩銀子不貴。

未免閒談一會。只見他店中一個個的伙計，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；那掌櫃的雖是陪我坐著，卻也是無精打采的。我看見這種情形，起身要走。掌櫃道：「閣下沒事，且慢走一步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看可有法子想麼？」我聽了此話，便依然坐下，問是甚事。堂櫃道：「我家店裡遇了騙子……」我道：「怎麼個騙法呢？」掌櫃道：「話長呢。我家店裡後面一進，有六七間房子，空著沒有用，前幾個月，就貼了一張招租的帖子。不多幾天，就有人來租了，說是要做公館。那個人姓劉，在門口便貼了個『劉公館』的條子，帶了家眷來住下。天天坐著轎子到外面拜客，在我店裡走來走去，自然就熟了。晚上沒有事，他也常出來談天。有一天，他說有幾件東西，本來是心愛的，此刻手中不便，打算拿來變價，問我們店裡要不要。『要是最好；不然，就放在店裡寄賣也好。』我們大眾伙計，就問他是甚麼東西。他就拿出來看，是一尊玉佛，卻有一尺五六寸高；還有一對白玉花瓶；一枝玉鑲翡翠如意；一個班指。這幾件東西，照我們去看，頂多不過值得三千銀子，他卻說要賣二萬；倘賣了時，給我們一個九五回用。我們明知是賣不掉的，好在是寄賣東西，不犯本錢的；又不很占地方，就拿來店面上作個擺設也好，就答應了他。擺了三個多月，雖然有人問過，但是聽見了價錢，都嚇的吐出舌頭來，從沒有一個敢還價的。有一天來了一個人，買了幾件鼻煙壺、手鐲之類，又買了一掛朝珠，還的價錢，實在內行；批評東西的毛病，說那東西的出處，著實是個行家。過得兩天，又來看東西。如此鬼混了幾天。忽然一天，同了兩個人來，要看那玉佛、花瓶、如意。我們取出來給他看。他看了，說是通南京城裡，找不出這東西來。贊賞了半天，便問價錢。我們一個伙計，見他這麼中意，就有心同他打趣，要他三萬銀子。他說道：『東西雖好，哪裡值到這個價錢，頂多不過一個折半價罷了。』閣下，你想，三萬折半，不是有了一萬五千了嗎？我們看見他這等說，以為可以有點望頭了，就連那班指拿出來給他看，說明白是人家寄賣的。他看了那班指，也十分中意。又說道：『就是連這班指，也值不到那些。』我們請他還價。他說道：『我已說過折半的了，就是一萬五千銀子罷。』我們一個伙計說：『你說的萬五，是那幾件的價；怎麼添了這個班指，還是萬五呢？』他笑了笑道：『也罷，那麼說，就是一萬六罷。』講了半天，我們減下來減到了二萬六，他添到了一萬七，未曾成交，也就走了。他走了之後，我們還把那東西再三細看，實在看不出好處，不知他怎麼出得這麼大的價錢。自家不敢相信，還請了同行的看貨老手來看，也說不過值得三四千銀子。然而看他前兩回來買東西，所說的話，沒有一句不內行，這回出這重價，未必肯上當。想來想去，總是莫明其妙。到了明天，他又帶了一個人來看過，又加了一千的價，統共是一萬八，還沒有成交。以後便天天來，說是買來送京裡甚麼中堂壽禮的，來一次加一點價，後來加到了二萬四。我們想連那姓劉的所許九五回用，已穩賺了五千銀子了，這天就定了交易。那人卻拿出一張五百兩的票紙來，說是一時沒有現銀，先拿這五百兩作定，等十天來拿。又說到了十天期，如果他不帶了銀子來拿，這五百兩定銀，他情願不追還；但十天之內，叫我們千萬不要賣了，如果賣了，就是賠他二十四萬都不答應。我們都應允了。他又說交易太大，恐怕口說無憑，要立個憑據。我們也依他，照著所說的話，立了憑據，他就去了。等了五六天不見來，到了第八天的晚上，忽然半夜裡有人來打門。我們開了門問時，卻見一個人倉皇皇問道：『這裡是劉公館麼？』我們答應他是的。他便走了進來，我們指引他進去。不多一會，忽然聽見裡面的人號啕大哭起來。嚇得連忙去打聽，說是劉老爺接了家報，老太太過了。我們還不甚在意。到了次日一早，那姓劉的出來算還房錢，說即日要帶了家眷，奔喪回籍，當夜就要下船，向我們要還那幾件東西。我們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，勸他等一天。他一定不肯。再四相留，他執意不從，說是我們做生意人不懂規矩，得了父母的訃音，是要星夜奔喪的，照例昨夜得了信，就要動身，只為收拾行李沒法，已經耽擱了一天了。我們見他這麼說，東西是已經賣了，不能還他的，好在只隔得一天，不如兌了銀子給他罷。於是扣下了一千兩回用，兌了一萬九千銀子給他。他果然即日動身，帶著家眷走了。至於那個來買東西的呢，莫說第十天，如今一個多月了，影子也不看見。前天東家來店查帳，曉得這件事，責成我們各同事分賠。閣下，你想那姓劉的，不是故意做成這個圈套來行騙麼？可有個甚麼法子想想？」

我聽了一席話，低頭想了一想，卻是沒有法子。那掌櫃道：「我想那姓劉的說甚麼丁憂，都是假話，這個人一定還在這裡。只是有甚法子，可以找著他？」我說道：「找著他也是無用。他是有東西賣給你的，不過你自家上當，買貴了些，難道有甚麼憑據，說他是騙子麼？」那掌櫃聽了我的話，也想了想，又說道：「不然，找著那個來買的人也好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更沒有用。他同你立了憑據，說十天不來，情願憑你罰去定銀，他如今不要那定銀了，你能拿他怎樣？」那掌櫃聽了我的話，只是歎氣。我坐了一會，也就走了。

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鐲，看了一回書，細想方才祥珍掌櫃所說的那樁事，真是無奇不有。這等騙術，任是甚麼聰明人，都要入彀；何況那做生意人，只知謀「利」，哪裡還念著有個「害」字在後頭呢。又想起今日看見那苟公館送客的一節事，究竟是甚麼意思，繼之又不肯說出來，內中一定有個甚麼情節，巴不能夠馬上明白了才好。

正在這麼想著，繼之忽地裡回到公館裡來。方才坐定，忽報有客拜會。繼之叫請，一面換上衣冠，出去會客。我自在書房裡，不去理會。歇了許久，繼之才送過客回了進來，一面脫卸衣冠，一面說道：「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！老弟，你這回到南京來，將所有閱歷的事，都同他筆記起來，將來還可以成一部書呢。」我問：「又是什麼事？」繼之道：「向午時候，你走了，就有人送了一封信來。拆開一看，卻是一位制臺衙門裡的幕府朋友送來的，信上問我幾時在家，要來拜訪。我因為他是制臺的幕友，不便怠慢他，因對來人說：『我本來今日要回家，就請下午到舍去談談。』打發來人去了，我就忙著回來。坐還未定，他就來了。我出去會他時，他卻沒頭沒腦的說是請我點戲。」我聽到這裡，不覺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果然奇怪，這老遠的路約會了，卻做這等無謂的事。」繼之道：「哪裡話來！當時我也是這個意思，因問他道：『莫非是哪一位同寅的喜事壽日，大家要送戲？若是如此，我總認一個份子，戲是不必點的。』他聽了我的話，也好笑起來，說不是點這個戲。我問他到底是甚戲。他在懷裡掏出一個折子來遞給我。我打開一看，上面開著江蘇全省的縣名，每一個縣名底下，分注了些數目字，有注一萬的，有注二三萬的，也有注七八千的。我看了

雖然有些明白，然而我不便就說是曉得了，因問他是甚意思。他此時炕也不坐了，拉了我下來，走到旁邊貼擺著的兩把交椅上，兩人分坐了，他附著了我耳邊，說道：『這是得缺的一條捷徑。若是要想哪一個缺，只要照開著的數目，送到裡面去，包你不到十天，就可以掛牌。這是補實的價錢。若是署事，還可以便宜些。』我說：「大哥怎樣回報他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這種人哪裡好得罪他！只好同他含混了一會，推說此刻初接大關這差，沒有錢，等過些時候，再商量罷。他還同我胡纏不了，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。」我說：「果然奇怪！但是我聞得賣缺雖是官場的慣技，然而總是藩臺衙門裡做的，此刻怎麼鬧到總督衙門裡去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這有甚麼道理！只要勢力大的人，就可以做得。只是開了價錢，具了手折，到處兜攬，未免太不像樣了！」我說道：「他這是招徠生意之一道呢。但不知可有『貨真價實，童叟無欺』的字樣沒有？」說的繼之也笑了。

大家說笑一番。我又想起寄信與伯父一事，因告訴了繼之。繼之歎道：「令伯既是那麼著，只怕寄信去也無益；你如果一定要寄信，只管寫了交給我，包你寄到。」我聽了，不覺大喜。

正是：意馬心猿縈夢寐，河魚天雁托音書。要知繼之有甚法子可以寄得信去，且待下回再記。